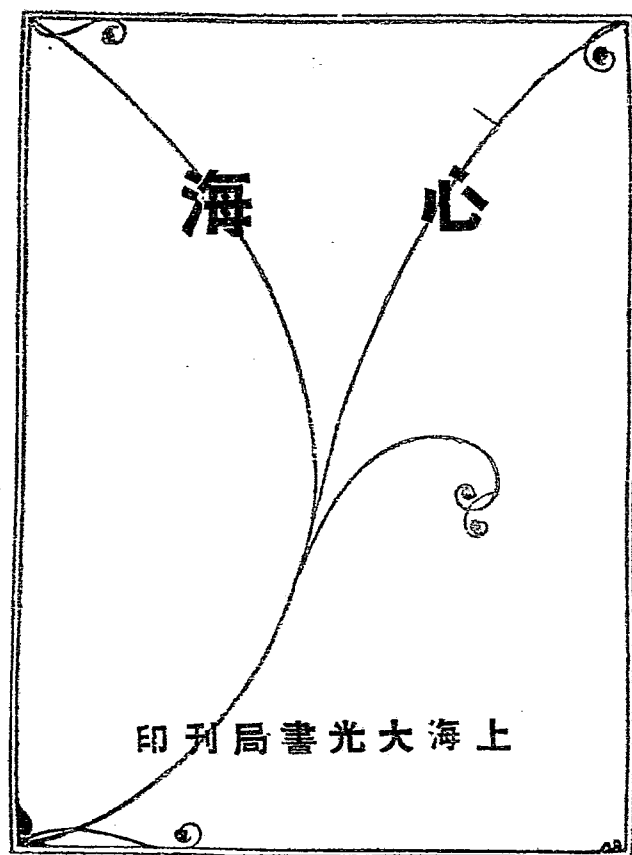


348
334



海 心

集詩道承名一

著道承雷

行印局書光大海上

848
334

承道的詩目錄

封面題字

汪精衛先生

題詞

汪精衛先生

于右任先生

柳亞子先生

葉楚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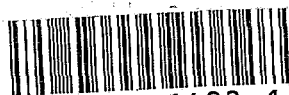
邵力子先生

陳樹人先生

朱經農先生

頁

數



3 0526 6492 1

郭春濤先生

朱少屏先生

朱宗良先生

序文

曾今可先生

序一——四

雷導哀先生

序五——一四

自序

序一五——一八

心海

心海

一——三

新婚雜詩

四——八

病中

九——一二

冬日……………一三——一七

無勇的心……………一八

過舊地……………一九

冬日漫遊……………二〇

重讀舊稿……………二一

題手帕寄伊……………二二

招魂詞……………二三——二四

雜詩……………二五——二六

別後……………二七

今夕……………二八——三〇

放棄了的情緒……………三一——三二

飄泊者的哀歌

我要回去.....	三三一—三六
○痛心語.....	三七—四〇
遊莫愁湖.....	四一—四三
問雨.....	四四—四五
淚語.....	四六—四八
飄泊者的哀歌.....	四九—五一
聞簫.....	五二—五三
絲絲的月光下.....	五四—五五
○歸來呀歸來.....	五六—六二
○青春的葬歌.....	六三—六五
得伊信後寄之.....	六六—六八
心香一瓣	

心香一瓣……………六九——七三

無題……………七四——七六

再獻我鮮紅的一顆心……………七七——八三

爲災民請命……………八四——八八

揮盡血淚告國人……………八九——九三

今年的中秋……………九四——九八

○月餅歌……………九九——一〇一

千里的鴻毛……………一〇二——一〇四

遷變

遷變……………一〇五

工作……………一〇六——一〇八

懷望着無月的天空……………一〇九——一一一

看了悲劇歸來……………一二二——一二〇

東隣的歌聲……………一二一——一二三

疑問……………一二四——一二六

溶合了的兩顆心

著者夫婦小影

溶合了的兩顆心……………一二七——一七〇

承道的詩

江精衛題

承道詩集

雁行十才子嬰鳴一

志摩

于右任



跌屋居士舊稱詩雕环所
鵬幾輩知又能清聲到

雛鳳西華萬帙懷年時

題津道詩集

五子



鐵崖能詩伊鬱
可以死有子如
可以無憾矣

楚信

鐵崖應未死有子作新詩
心海多哀響音河山異昔時

邵力子題



二十一年八月

承道的詩

迴腸盪氣

陳樹人敬題



鉄厓當日多奇句，廿載重
聞雖鳳聲。人事滄桑餘涕
淚，每從忠雅見交情。

題承道的詩

朱小菴



心海波濤到

筆顛

郭其濤



希望替新詩壇
開闢一個新紀元

承道世兄

少屏



從心弦上發為飄泊的
哀鳴從心海中尋求
人生的真義 題

承道詩集 朱宗良

曾 序

小說或戲劇可以隨便寫得出，而詩却不能隨便寫出。因為詩必須要有靈感。所以，一個詩人底情感也一定較一個小說家或戲劇作者為豐富。

詩的產生除了必須要有靈感之外，自然還得要那個詩人有相當的修養；這裏所說的修養——詩人的修養——也與小說家或戲劇家的修養不同。一個小說家或戲劇作者與社會接觸得越多，則其題才也更多，其作品也更充實。一個詩人則不然：詩人是宜於孤寂的生活的。如果一個詩人常在忙碌着，這是於他底藝術會有妨礙的。至少一個詩人定得有其沈思的餘暇，我以為。固然，在忙亂中也可以抓着許多詩料——也可以觸發許多靈感，但在忙亂中不容易寫出好詩，這是事實。詩是需要「推敲」的，從古詩人底自白也可以看出來。「脫口如生」的詩雖非絕無，確是很少。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畢竟是絕少的事實。「妙手」——天才——是不可多得的啊！

「五四」以來，產生了不少的新詩人，到現在我們讀其詩實不能完全承認所讀是詩了！固然，這其間也有着不少的佳作。近幾年來，詩壇是消沈得很，書店皆不願印行詩集。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容易有新的詩人產生。然而在這兩年中居然也有幾個新詩人，幾冊新詩集出現；這些新詩人是各人具有着相當的天才的。

現在我很榮幸地又看見了雷承道先生底詩稿。在雷先生底詩集中抒情詩居多數，辭意纏綿，感動人的力量頗大。其中差不多全是長詩。長詩不容易寫，非有充分的修養與豐富的情感莫辦。我是不善於寫長詩的，在我底兩部詩集裏就很少長詩。對於雷先生這些長詩我是很愛讀的；尤其對於他底那種寫長詩的氣魄，與字句間奔放的熱情，我是自愧弗如！固然，他的短詩也都很好。

雷先生是「文友社」底社員，曾與我通過幾次信，我們尚未會過面。但我已從他底詩上認識他了。當他底詩集將要付印的時候，承他一再地來函要我寫一篇序文；我很慚愧！自己雖然常喜歡寫詩，但至今還不會寫出可以使自己比較滿意的詩來。雖然「

兩顆星」底作風已和「愛的三部曲」不同了，但也不能算是進步，更談不上成功。尤其是我最不善於說話，平日很怕替人寫序文，但承朋友們誠懇地相屬，又不便重違雅意；所以我也已經爲人寫下了將近十篇不像序的「序」了。我沒有辦法，我只求那些朋友們——作者和讀者原諒，原諒我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

我以爲：一種作品最好是讓讀者自己去認識，類於「欺人之談」的序文是不大可靠的！是爲序。

曾今可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於上海

雷 序

一年來我都在病苦之中；近來更加上咯血舊症，痔瘡纏綿，幾成廢物。說到文章，不但病弱的身體不能勝任，而文筆久疏，也使我寫不出像樣的東西來。承道哥屢次來信要我替他的詩集作一篇序文，這自然因為我和他是同胞弟兄，父母只生下我們兩個，又同在一個環境裏長大。我對於他的歷史以及他作詩的經過，都知道得很詳細，由我來在他的詩集前面說幾句話，實是非常適當。不過因為前述的種種原因，使我始終未能作成交卷。這幾天他又來信催我，說詩稿已排好了，專等我的序文，我不能不在病苦之中勉強提筆。

我們的故鄉是四川富順縣的自流井和榮縣的貢井。這是著名的出產井鹽的區域。我的家庭世襲的「辦井燒灶」。（由井中取出鹽水，利用別的井中上升的一種天然燒燃的氣體——煤氣——燒成食鹽。）我的家庭一方面既具備這種固定的經濟條件，一方面

又有從古傳下來的五世同堂的大家族思想。所以我們生下來的時候，家中已經是人口衆多，而又不容分解的大團體了。我的父親因爲種種原因，背叛家庭，潛去日本留學。並入同盟會，參加革命，長期住在外國。我的母親受盡萬千辛苦才把我們弟兄撫養成人。我們幼年雖也讀過幾年私塾，但我們寄人籬下，吃飯已經不算安定，更有何求？何況像自流井這樣風氣閉塞，只知道「賺錢」的落後古鎮，新教育是極不發達的。所以我們弟兄先後幸運的在惟一的公立高小畢業後，若要繼續，就須到遠到百里的縣城進中學，這在我們的地位是不平常了。於是當我剛在高小畢業，承道哥已經被家庭壓迫着廢學而在鹽井上作事了。可憐他進中學才三學期就被迫廢學！他是非常傷心的，一連哭了幾天，這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我的母親也陪着他哭。有時在晚上突然從夢中坐起叫道：「我要讀書」！爲了讀書他幾乎要發狂了！可是這樣的災難不久又臨到我的頭上。真巧我進中學也不過三學期，也遭了同樣的不幸。雖然在幾年之後我們又得受教育的機會。

他任職的一家鹽井，在自流井市和貢井市之間的鄉村，周圍都是青山和田野，點綴着零星矮小的瓦屋。一條從榮縣發源經過貢井市蜿蜒的包着這家鹽井的左方和前面流去的河流，（到現在這條河還沒有固定的名稱）使這鹽井生色不少。我記不清楚是我的一位長於舊文學的叔父還是別人，給這鹽井取了一個富有詩意的名稱叫做迎江井。更妙的管理迎江井的重要職員如賬房管事等的幾間樓房宿舍就是逼近河邊建築的。並且有窗可以遙望，青山綠水，盡收眼底。漁夫們農人們時而發出歌聲融和着遠近的鷄鳴犬吠。就是炎夏的天氣，小樓上免不了悶熱的氣息，可是常有窗外的河風吹來，令人爽快。這樣的所在，實在是一個可愛的詩的環境。

承道哥初來這裏的時候，自然不會因為風景之優美而減少他廢學的悲哀，他幾乎沒有一天快樂的度過。他的周圍盡是庸俗淺薄的人物，沒有同情和了解。迎江井雖是我家的產業，可是他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利。（尤其是經濟方面）他每月只有幾吊錢的零用費。「那有東家在自己產業上和職員一般的支用薪水的道理？」這是長輩們的見解。

他寤寐不忘求學，因此他在經理井務之暇，仍然繼續自修。記得有一次我從學校裏回來，到迎江井去看他，他剛剛爲了購買牛的食料出去。（這鹽井局面不大，沒有用蒸汽機，而是用水牛推車。）我見他的賬桌上堆了不少在校時用的書籍，一本展開的英文練習簿，幾行才寫上的新鮮墨迹還沒有乾，這使我當時非常感動！

他漸漸覺悟他沒有求高深學問的希望了，只想多得一點常識。他記得在中學時看過同學們的學生雜誌，於是他把幾月來的積蓄寫信到重慶商務印書館訂了一份學生雜誌。接着又訂了小說月報等。這時正當民國九十年間，他又從雜誌上間接知道了許多北平上海出版的各種新雜誌和新文化書籍。在暑假我住在那裏的時候，他又有不少的新書報了。這自然不是他的經濟力所能辦到，我母親給了他些辛勤積下的苦錢。

我在中學裏也很喜歡閱讀新書報，尤喜哲學一類的文章。中學附近有一個小學的教員，是一個新人物，對於哲學很有研究。我同他認識了，他借給我許多書籍，並指示我許多不了解的地方。我對於哲學感着極大的興趣，學校的功課我幾乎全不注意，

終日冥思幻想。有時一個人走到操場的角落裏，思索宇宙問題，人生問題。我打算放假回去勸承道哥也多看哲學的書籍。那知正在這時接到他的來信，抄來他最近作的一首新詩，這使我驚喜起來。

下學期我遭了他同樣的不幸，被迫廢學。不過因為我的年齡和經驗，還沒有被派到什麼鹽井的資格和能力，暫時住在迎江井混混。我和承道哥有機會常常討論各樣的問題了。他偏重新詩，每次一本新雜誌寄到，他爭着找詩讀，我爭着看關於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的文字。迎江井是冷落的地方，沒有郵政局，一切郵件均由貢井市的一個三等郵局分派。因為迎江井和貢井市距離有五六里，郵差要三四天才能將郵件彙齊送到這鄉區來。因此承道哥和郵局約定不必要郵差送來，每天迎江井的伙房（即廚司）上貢井市買小菜的時候，就順便到郵局去取。所以我們每天都急急乎望伙房早些回來，看有書報沒有。我們在窗上看見伙房頂在頭上的竹籃裏有一個長而白的東西，我們都爭着跑出去拿，「人們的安慰在郵差的腳上」，而我們的安慰在伙房的籃裏。

他的詩一天比一天作得多了。我們的意志之橫被壓抑，我們的因處絕境沒有出路，在他就天天作詩以發洩他一腔悲憤的感情，而我則一方面探究人生的問題，一方面又因處境艱苦，漸漸成爲一個悲觀的人。我不能作詩，我只有在真理的探求中暫忘當前的困苦。

其實我們沒有良師和益友，無論作詩和研究，都沒有批評和指導，只是瞎摸瞎撞，對不對自己也不明白。

可是不久家庭知道了我們的作爲，幾次被叫去斥責一頓，說不作「正事」，專會胡鬧。於是我們更感着束縛的苦處。

我們爲了解除苦悶，也常借對岸農家的一隻僅容三四人的小船泛於河上。（因爲他們每天都用小船載青草過來賣給迎江井，作爲牛的食料，這是一筆好收入，他們當然樂於把船借給我們。）這河的對岸有一條支流，從來沒有船隻進去過。我們的船又溯小溪而進，漸遠漸入幽靜的山谷中，山明水秀，風景絕佳。他的詩興大發，他作詩

謳歌自然界之美。然而也在詩中對家庭對社會表示無限的憤懣。我則觀察着自然界的一草一石，都聯想到哲學問題。我們都有同一的感想，在這幽靜的山溪之中，我們有着自由的意志了。他大聲的背誦着他反抗的詩篇而無人壓抑他；我自由的思索我的問題而不受人的輕視，小溪中是我們逃避現實的惟一的樂園。

後來在貢井市一位友人處認識成都的詩人沈若仙君，他任職於貢井市的鹽稅機關。在這樣的環境中，認識這樣一個志同道合的人，使我們高興極了！我們同沈君立刻成了知己的朋友。他常到迎江井來玩，我們三人又泛舟於小溪中，互相唱和。漸漸提到組織文學團體的計劃，遂由沈君聯合成都的文人張拾遺，何又涵，葉伯和，陳虞裳，文秋潭諸君組織草堂文學研究會，并出版草堂文藝月刊。會務和出版，都由在成都的幾位負責。當第一期月刊寄到，承道哥看見自己的詩登在上面的時候，他的歡樂真不可以言語形容。

這般人中，張拾遺君算是一個天才詩人，他詩的意境，非常深刻。據說當時成都

的詩壇要推他坐第一把交椅。承道哥從通信上和張君成了要好的朋友。後來他索性介紹張君到自流井，任市立初級中學的國文教員，大家好天天見面。張君竟然來了一次，相見甚歡！於是沈君、張君和我們弟兄共四人，仍常泛舟於小溪之上。三位詩人，你一句，我一首，非常痛快！可惜我不能作詩，只冥想著那些人冷淡討厭的奧妙問題。於是我感著自己的孤單了！不過，四個人都是具有新思想而同樣對舊家庭舊社會非常憤恨的人，大家團聚，自由議論，怎不快樂呢！但不久張君又回成都去了，另外出版了孤吟詩刊，承道哥也加入的。

這幾年我們接連遭遇著種種不幸的事，一向被家庭視為叛徒而極端輕視的我們坎珂一生的父親，從海外歸來，已經成為半瘋狂的不幸者，數月後就去世了！我們千辛萬苦，憂悲一生的母親，也得著一種可以醫治而無錢醫治的病而死亡了！我們憶念著我們的雙親一生不幸的遭遇，我們感受著自己目前的困苦，我們更恐懼著未來的災難，於是那潛伏已久的狂濤似的反抗的情緒，終於在幾次責打之後，憤發出來！我們逃

出了家庭，同到上海，度過了十年的飄流生活。

承道哥現在出版的這冊詩集是極不完全的。他初期所作許多反抗的詩，不管他技巧的成熟與否，而他那熱烈的情緒，使我們讀他詩的人可以立刻激起非常的感奮而熱切的同情於作者的不幸。可惜他這些詩都因第一冊集子的遺失而同歸於盡！這一冊大半都是在外面所作。但由此地可以看出作者在將近十年的「等因奉此」的機械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他詩人的性格，這實是難能可貴。我自己非常慚愧，我自從逃出了家庭，投入這複雜的社會中，對於哲學漸漸冷淡了。而對於其他各種學問，門門都有興趣，都會去嘗試一番。但至今門門外行。近年又趨向於文學方面，雖然在書局出版了幾本小說，但是淺薄得連自己都不願再看。對於詩至今仍然外行。一個不了解詩的人爲詩集作序，豈不可笑！好在曾今可君的序文已經對於這冊詩集的內容提了一提，用不着我這外行人多說了。

雷導哀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作於上海。

自序

這冊詩集是出版了，這冊詩集裏的詩，是我十年來所作的，大多數是在各雜誌各日報上發表過的。心海一首，在成都草堂文學研究會出版的第一期草堂和十五年的廣州國民新聞副刊國花上登過。同時廣西民國日報，湖南學生會刊也轉載過。新婚雜詩，病中，冬日小詩二十幾首，在成都十二新聞上登過。無勇的心，過舊地，冬日漫遊，重讀舊稿，題手帕寄伊，招魂詞六首，在成都西陲日報副刊春花上登過。雜詩三首，別後二首，在成都孤吟詩刊上登過。今夕一首，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四川自流井的自貢週刊上登過。放棄了的情緒，我要回去，痛心語三首，在上海大夏大學四川同鄉會刊第一期上登過。（我要回去，痛心語二首，國花上也登過。）遊莫愁湖，問雨，淚語，飄泊者的哀歌，聞簫，絲絲的月光下，青春的葬歌，得伊信後寄之八首，在十五年的國花和十七年的南京三民導報副刊莫愁之光兩處登過。（三民導報上，

有幾首是以小慧署名發表的。（心香一瓣，無題兩首，在南京文化日報副刊上登過。爲災民請命，揮書血淚告國人二首，在二十年的南京新民報副刊葫蘆上登過。蓮變一首，在二十二年的文藝之友新年號上登過。工作一首，在新時代月刊三卷四期上登過。其他各首，有的太長，有的爲了種種關係，沒有發表，或不願意發表。

這冊詩集表面上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詩集，裏子裏却是我第二部詩集了。因爲我第一部詩集旅店，在數年前就編好預備出版的，後來爲了種種原因沒有辦到。原稿正本都被人遺失。正本是十六年在武漢時，寄與故鄉老友詩人張拾遺請他作序。（我在故鄉時他就應允我作的，後來因事未果。）他不但序文始終沒有作來，連一封信都沒有答覆我，我很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做？幾年來我心中老是疑惑不解，最近才從甫由四川出來的朋友口中，知道他早得肺病死了！我聽了這消息，當時心裏真是難過已極，以他這樣前途無量的天才詩人，偏這樣短了命！豈不可惜？我那本稿子，當然隨了他的死亡而消滅了！副本是十五年在廣州時，被國民新聞的副刊編輯所遺失。正副本

既遺失，於是我第一部詩集旅店是不能出版了！在這集裏所收的第一部詩集裏的詩，都是我憑自己記憶和登載過的報紙雜誌上，記錄下來的。記不全或手邊沒有那些報紙雜誌時，我只好忍痛犧牲了！所以第一部詩集裏的詩，被收進這冊集子裏的，止有十之一二，其餘的十之八九是沒有辦法的遺棄了，這真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

這集裏的詩共分五小部：（一）心海，（二）飄泊者的哀歌，（三）心香一瓣，（四）蓮變（五）溶合了的兩顆心。心海和溶合了的兩顆心兩小部，是在四川故鄉時所作，也就是第一部詩集旅店裏的詩。其餘三小部，是出川後飄泊各地時所作。溶合了的兩顆心是一首長詩，是百首小詩所合成，原稿是沒有韻的，題名粧臺戀別，後來覺得有韻的好，於是又把牠改成押韻的，題目改爲紅閨戀別吟。邵力子先生自甘肅來信說：這個題目太俗，叫我更改，我最後才改成現在這個題目。

這冊詩裏的作品，淺薄得很，我希望海內的高明作者和讀者，不客氣的予以嚴正的批評，我是十分熱誠歡迎的。

末了，我謹爲這冊詩集題面的汪精衛先生，題詞作序的于右任，柳亞子，葉楚傖，邵力子，陳樹人，朱經農，郭春濤，朱少屏，朱宗良，曾今可諸先生，和我的弟弟雷導哀，致我最誠懇的謝意！

廿二，一，廿四，廢歷除夕前一日作於南京。

心

海

心 海

一

寬泛的心海呵！
你的岸在那裏？
只有你的波浪溢出來，
我們方能看見！

二

紙上的墨跡，
是心海的浪痕呵！

三

吹進了外面的風兒，



激動了心海的波，

外面的風止了，

心海的波却正猛烈的流盪起來！

四

歡笑悲啼，

便是心海的濤聲！

五

俯首低吟，

沈默不語，

正是心海漲潮時！

六

案頭的書籍，

壁間的圖畫，
工場的機械，
都是心海之波的陳跡！

七

口裏無意中流露的言語，
便是心海所溢出的餘波！

民國十年孟春日於四川。

新婚雜詩

一

TO！何期今日能見你！
你爲何低頭微笑不言不語！？

二

我自那年見了你，
便留下了深深的記憶；
到今天這心才已！

三

從前的苦相思，
都憑幾封信兒傳遞；

一星期不得你的信，

心中便思念起；

直到得了你的信，

心中方才歡喜；

這是什麼道理？

你也不是如此？

四

你那回寄我一張像片，

容顏較前姣豔；

引上了無限相思，

徒勞我夢魂把你繞遍！

五

燈前細看，

始覺容顏清減！

你有什麼憂愁？

竟把容顏清減！

六

說話要低聲！

窗外有人聽！

蒙首談心，

那汗珠把衣裳都濕浸！

七

娓娓情談不倦，

不覺三五雞聲，

飛來枕畔！

呀！良宵何短？！

八

情談喁喁，

不覺天亮；

大家急起，

怕的是有人來探望！

九

你打開奩鏡理髮，

我偷看鏡中人，

笑迷迷的臉！

十

從前的苦相思方才完了；
才三日的夫妻又要分別了！
TO！還說甚麼蜜月濃情，
仍舊是彼此苦苦的相思好！

民國十年初秋新婚作於四川自流井。

病 中

一

體兒弱了。
只搏得多情的病神，
時來相親！

二

床兒變作監獄；
身兒變作囚徒；
只有那不受束縛的精神馳騁呵！

三

萬籟沉靜，

好夢難成；

只有他多情的孤月，

照着我獨眠的病人！

最難受：

萬種情懷擁上心來！

四

『竟消瘦這許多了！』

眼望着圓圓的明鏡，

手撫着蒼白的面龐。

五

偏這樣多的愁思；

偏這樣多的詩情；

別讓牠跑了，捉着罷！

怎奈身兒抖手兒顫；

無奈！

只好任牠輕飄飄的飛去了！

六

別這樣慇懃詢問了，

我仁慈的母親呵！

讓兒靜靜地躺一刻罷！

你那慈和的眼光，愁苦的面龐，

兒見着了，

反使兒心裏這般沉痛呵！

七

是這樣黃黑的顏色；
是這樣苦澀的味兒；
夠了！不喝罷！
無如頭兒昏腰兒疼；
莫奈何；
只得咬着牙閉着眼，
在呻吟聲裏恨命的喝下去了！

民國十一年秋日作。

冬 日

一

凝想裏，

冬日——

也這般長緩麼？

二

只剩下枯枝；

只剩下禿野；

自然的罪惡呵！

三

嚴寒的氣候呵！

人間的本象啊！

四

冰——心

一樣的冷硬啊！

五

坐在熊熊的火爐邊，

心裏靜靜的想：

人間是怎樣的冷酷呢？

六

就算你將大地粉飾白了，

而人們的心呢？

雪的仙子呵！

七

連氣候都分了階級呵！

八

人間竟無些些聲響；

宇宙竟無些些光亮；

我黑夜站在天空下瞻望。

九

不是這樣安放罷？

爐旁的年慶花，

喃喃自語着。

十

哭——

是悲哀的表現；

笑——

是歡樂的表現；

那佯啼假笑呢？

十一

『清瘦該不是你獨具的罷？』

病後來在梅花樹下，

口裏喃喃自語着。

十二

清晨倚着窗兒，

驟聞着水仙的清香，

連昨夜의 夢魂兒，

也回憶不上來了！

十三

錯疑是春色到了，
見着紅豔豔的茶花。

十四

清晨曝着朝陽，
連瑟縮的身兒也不顫抖了！

民國十二年冬日作。

無勇的心

努力收回的情思，
終要破心而出！
努力使忘的戀史，
終要在心裏一頁一頁地翻過！
唉！無勇的心呵！
這便是你一生煩惱的泉源呵！

民國十三年春日作。

過舊地

只剩下空漠的屋宇，

廚壁上：

尙留着舊日的煙痕；

但執炊的她呢？

但執炊的她呢？

我不禁四顧而悵惘了！

民國十三年秋日作。

冬日漫遊

只一些荒野枯林；
猶幸有這縷縷殘烟，
橫鎖在山腰，
臨照在小江上；
鮮妍的尙帶着秋時景！

民國十三年冬日作。

重讀舊稿

已往的心情，

這上面才得着一些兒痕跡；

重讀時：

我掩卷低頭而回想了！

民國十四年春日作。

題手帕寄伊

這是近來的我！

是相思裏的我！

是淚痕中的我！

你休洗去這上面的啼痕呵！

民國十四年夏日作。

招魂詞

——寄T C

你獨自一人去就是了，
怎麼要把他的靈魂兒帶了去？

你還不覺得呵！

他——失了靈魂的他，

終日昏迷迷的；

終夜噓聲噫氣的；

飲食也減少了；

形容也枯槁了；

你若可憐他，

那嗎，請你早點把他的靈魂兒放回去！

民國十四年夏日作。

雜 詩

一、題扇

身內的煩熱；
身外的煩熱；
都望你一扇一扇的消除罷！

二、題窗心

青翠的遠山，
碧沉的江水，
讓我時依窗兒領受你！

三、無題

腦裏——

一切都歸沉靜；

鼻裏——

只餘下案上枝子的濃香呵！

民國十四年夏日作。

別後

與伊別後，

我心裏好似失掉了甚麼？

默默的走着！

更默默的想着！

我身兒在這裏！

……一切在這裏

失掉了甚麼呵……？

依舊默默的走着！

更默默之想着！

民國十四年秋日作。

今夕

——寫贈T C

縈思迴想裏，

久了——慣了，

今夕——

疑是在夢寐裏，

疑是在平日的夢寐裏，

但手所抱的，

是溫煖的纖腰；

口所吻的，

是凝脂的嫩臉；

往夕怎有此？

呵！你疑慮了！

你揣度了！

是在愛裏！

是在真的愛裏！

把世界——一切，

撇了——忘了；

將整個的身兒，

浸在愛裏！

浸在無邊的愛海裏！

民國十四年
~~黎~~魯作。

放棄了的情緒

溫柔的美麗的曾在心上刊過深刻傷痕的甜甜膩膩絲絲縷縷的戀跡，
突於今晚飯後讀後睡後反側不寐時在亂絲般情緒中憶出；

電影般讀書般走馬燈般一篇篇一頁頁挨次不亂的一一重演，
湯沸般滾滾沸沸將沉靜的恬淡的全身血液顆顆粒粒一一燒沸！

處此兵災匪患瘟疫天旱同時並進的惡劣環境當中，

又何該將這孃孃婷婷你你我我應承平無事時享受的戀愛在心上溫憶

；

但曾經千百回試驗終歸失敗的抑制的情思，

偏要在這困苦時針芒刺殺時忽然憶及！

只餘下鐘擺聲犬吠聲四圍鼾睡聲和街市叫賣聲，
將這沉靜的死寂的墨黑般的空氣中震盪；
任他火熱般情思湯湯沸沸束縛般纏繞着我，
不知何時情緒始冷冷淡淡沉沉寂寂的睡去！

民國十四年秋日作。

顛

泊

者

的

哀

歌

我要回去

似這般清寂——無聊，

真使他難於忍受，

無法也

且向街頭徘徊去！

心中充滿了無聊，

心中充滿了苦痛，

在萬人如海的當中，

他只孤獨地徘徊躑躅！

有誰知他無聊？

又誰知他苦痛？

雖在這萬人如海的當中，

但他找不着知心人兒一個！

他無聊無人解釋；

他苦痛更無人安慰；

悲哀之火在他心中狂燒，

他禁不着低頭痛哭！

他想起他離了親愛的故鄉，

來此原想求得較佳的境地；

而今所求得的是甚麼？

他想到此，他立刻要回他故鄉去！

他激楚的狂呼；

他熱烈的痛哭；

「回去，我要回去！

我要回我故鄉去！」

故鄉雖是荊棘，

但他覺得錦繡；

故鄉雖充滿了罪惡，

但他覺得安樂；

因那裏有他的安慰人兒一個！

十五，一，廿三於上海旅次。

痛心語

——爲某姑娘而作。

原諒，美麗的姑娘！

恕我不能愛你！

恕我不敢愛你！

你那：

姣嫩的臉；

漆黑的髮；

嫵媚的眼；

溫柔的情；

.....

雖然可使我愛你；

但我只有這麼一個身子，沒有甚麼——

我是一個窮困的孩子！

迢迢一水，

隔絕了天上的雙星；

小小銅山，

隔絕了我們倆！

姑娘！我不敢怨恨誰，

我只爲我的命運而悲傷！

從前的戀迹，

而今一一付諸流水，流往他方；

只添了我和你花前月下枕上夢裏的回想！

美麗的姑娘！

從今請你收藏罷！

休張開你那誘惑的旗子！

我雖然窮困，

但我還有肉做的心子！

原諒我，美麗的姑娘！

恕我不能愛你！

恕我不敢愛你！

十五，一，冊於上海族次。

遊莫愁湖

寂寞的亭榭，寂寞的湖山，
在這蕭條的冬日，
細雨濛濛的雨天，
溼泥了雙足，濕透了衣衫；
蒼茫的，寂寥的，
獨自一人來到此間。

未見遊人如織；
未見荷花滿池；
只靜悄悄的亭宇，

伴着滿湖霏雨淒淒！

誦罷了這許多楹聯；

讀罷了這許多傳志像贊；

低頭默憶——

爲甚麼溫不煖我這淒冷的心田？

國——正值多事之秋；

自己——新舊愁齊集的時候；

難道也叫我怡然心樂忘去無憂？

久負勝名的莫愁；

久想遊玩的莫愁；

而今來了，

反使我忘不掉中心的憂憂！

無聊也，仍冒着霏霏細雨歸休！

十五，二，廿三於南京。

× 問 雨

滴——滴——滴

滴到了檐前；

滴到了枕邊；

滴到了心頭！

滴出了無限往事；

滴出了無限煩憂；

問問檐前的雨兒，

爲甚麼滴不透我相思幻夢？

爲甚麼滴不煖我淒冷心愁？

旣滴不透相思幻夢；

既滴不爕凄冷心愁；
只有將顆顆淚珠兒，
同滴到天明時候！

十五，二月飄泊南京時作。

淚語

——TC 寄像作此答之

休讀你纏錦的來信；

休讀你淒傷的話語；

只在你這消瘦的面兒上，

已知道別來相思中的你！

努力厭抑，

淚兒終迸下如雨！

你——望穿雙眼，

終不見遊人歸故里！

我——做殘鄉夢，
而今依舊飄泊異域！

努力遺忘，

舊事終躡來心裏！

說甚麼美好的青春，

不應隨年華而消逝；

說甚麼人間的幸福，

不應付諸淒風苦雨！

兩地淒愁，兩地相思，

愛神已爲我們安排定；

我們既逃不出伊的範圍，

我們只有淒苦地默默地向前進！

十五，七，十二於廣州旅次寄。

飄泊者的哀歌

——遊廣州中山公園後作

是這樣憂悶的心懷；

是這樣困人的天氣；

他無法消遣也，

悵悵地步入公園遊息！

吹來晚風習習；

吹得落葉滿地；

全身的煩熱吹去了，

這滿身的憂懷爲甚吹不去？

這裏仕女如雲；

這裏遊人如鯽；

在這稠人廣衆之中，

有誰知他飄泊他鄉孤苦無依！？

他拋了親愛的故鄉，

輾轉飄流始來此地！

而今欲歸不能，

這飄泊生涯更不知何時停止？

來了雙雙青年男女，

緊緊的偎傍，甜密的絮語，

呵！他已十分難堪，

何堪再受此刺激！？

呵！回去！回去！

這裏原不是他這孤寂的人應遊之地！

呵！回去！回去！

仍回去過他愁苦的孤寂的生活去！

十五，七，十四於廣州旅次。

聞 簫

是夜闌人靜後，
是輾轉不眠時，
何家吹弄了，
這婉轉的簫聲？

把種種思潮忘去：
把全副精神提起：
聽這游絲般音樂，
是怎樣的動人！

時而忽高忽低；

時而若斷若續；

我此時的心中，

更說不出是悲是喜！

感謝你，吹簫的人！

憑了你抑揚的音曲，

將我種種思潮漸歸沉寂；

更望你夜夜此時爲我吹弄一曲！

十五，七，十五夜半於廣州。

絲絲的月光下

窗兒外透進了月光絲絲，
引起他縹渺的隱約的幻想遐思；
他追念他悲哀的過去，
他更爲他未來的前途而沉思：

難道他前途便如斯結局？

難道他飄泊的生涯便永遠如斯？

難道他青春之花便如此萎了？

難道他幸福的神便從此消逝？

難道她爲了我也該受如斯境遇？

難道她爲了我也該終日徬徨孤苦無依？

難道她爲了我便老死鄉里？

難道她便從此與我相見無期？

他爲了這種種疑問，

最後使他不禁感慨唏噓！

他不能得一個圓滿的答覆，

他只有癡癡地望着地下月光絲絲！

十五，七，十六於廣州旅次。

歸來呀歸來

——TC來信，纏綿淒惻，哀怨動人；讀未終篇，眼淚已隨聲而下，此種傷心語句，豈可令其淹沒無聞？故將其來信語句，輟成此篇。詩成重讀，不禁涕淚縱橫，較前猶盛，嘻！此篇血耶淚耶？我亦不得而知；仍求我傷心的愛人分析耳！

晚妝纔罷，

月光兒已透進了窗紗！

默默的坐在月光中，

忽想起了天涯飄泊的他！

想起了天涯飄泊的他，

不禁心亂如麻！

獨自暗傷垂淚，

獨自淒戚吁嗟！

你久泊天涯，

難道你不思歸家？

你既不願見他們，

難道你不念及閨中孤苦的她？

她爲你終日昏昏，

不思無味的飯茶！

見人則強爲歡笑，
背地則偷將淚洒！

晚來愁對殘燈，

癡癡坐到更殘漏下！

睡後輾轉不眠，

聽更更打到天明罷！

幾回夢你歸來，

雙雙攜手月下！

幾回夢你歸來，

團坐燈前絮話！

呵！醒來——都是假！

不禁珠淚痛洒！

珠淚兒猛勇交流，

濕透了衾角枕帕！

也不知幾多回，

病懨懨臥倒床榻！

看美好的容顏，

在鏡裏消瘦呀！

恨不能立刻飛到你身邊，

請你看看這消瘦的面兒罷！

恨不能立刻飛到你身邊，

痛訴別來相思的苦味呀！

你也曾約下歸期，

說不久將要還家；

我偷輪雙指，

算到你歸期我心兒不住狂跳呀！

誰知歸期頻頻，

而今一一都成假！

只落得望穿雙眼，

終不見遊人歸家！

爲你不歸來，

我曾獨立臨風惆悵在月光之下！

爲你不歸來，

我曾癡望東南翹首着縹渺的天涯！

爲你不歸來，

我不知拈了多少繡卦！

爲你不歸來，

我不知看了多少燈花！

呵！難道你不知美好的青春，

抵不過這似水的年華！？

呵！難道你不知如花膚貌，

經不住憂愁攻打！？

歸來呀歸來！

趁你我尚在這青春的年華！

歸來呀歸來！

趁這紅顏尚未老去罷！

十五，七，廿二於廣州。

青春的葬歌

——聞C君述飄泊生涯後作

煩悶，煩悶！愁苦，愁苦！

呵！我的青春，我的青春！

這是我數年來飄泊的生涯，

數年來我就這樣飄泊到而今！

我沒有一個真正愛我的人！

我雖然有一個形式上的她，

但她只能算我名義上的對手，

不是我心愛的愛人！

我因沒有真正的愛人，
在家雖然與她同起同臥，
但心兒上總感覺空虛，
空虛得時時刻刻不安甯！

我無法才離開了形式上的她，
各處飄流，飄流各處；

尋找——尋找，

尋找我真正的愛人！

而今飄流了若干地，

虛度了我若干美好的青春；

但我真正的愛人，

尙不知在何方，尙不知是何人！

煩悶，煩悶！心疼，心疼！

眼見我美好的青春，

已隨年華而一一消泯！

但幸福的使者，終不肯光顧我的門庭！

呵！從此我只有把火熱般的心兒燒燼！

呵！從此我只有把湯沸般的情緒冰冷！

口裏唱着自己的葬歌，

走入自己的墳墓，長與人世辭行！

十六，八，四於漢口旅次。

得伊信後寄之

滿紙淋漓淚痕；

滿紙咽噎痛語；

從頭至尾讀完，

心兒酸痛不已！

難道你用血淚寫成；

難道你用悲哀織就；

像這樣悲痛的信函；

叫我心中如何忍受？

是誰使我們分離？

是誰使我們苦痛？

記起我們臨別贈言，

請問你悲痛有何用？

只有提起我們的精神；

只有鼓起我們的勇勁；

依照我們所訂的路程，

大家努力的革命革命！

十六，十一，十二於南京。

心

香

一

辨

心香一瓣

——呈獻於我思慕的姑娘妝台前：

天涯的孤客不幸飄泊到此間；

舉目無親更有誰是他的侶伴！

他滿腔的幽怨去對誰言？

他坎坷的際遇誰人慰安？

不料在今年梧桐葉落的秋天；

他在簡陋的街衢熱鬧的會筵；

他竟遇了他五百年前一個孽冤；

他從此從此呵竟墮下愛的深淵！

從此黃昏與白天；

從此月下與花前；

他心中中心中呵念的是你的芳翰；

他腦中腦中呵印的是你的玉顏！

他爲誰從此竟廢寢忘餐？

他爲誰從此竟形容清減？

他爲誰從此竟終日長吁短嘆？

他爲誰從此竟深宵淚下漣漣？

他也曾嘗過愛的甘泉；

他也曾墜過愛的深潭；

但總不如總不如呵，
這番呵沉醉與迷戀！

他欲將滿腔的苦痛呈獻；

又怎能又怎能飛到你的身邊！？

他欲將這相思付諸鴻雁；

又何處又何處來這青鳥郵傳！？

莫奈何他只有將滿腔的哀怨鎖閉在心間！

莫奈何他只有將青葱的愛苗枯萎在心田！

從今後從今後呵——

他竟病懨懨睡臥床沿！

呵！姑娘！姑娘呵！

你知否他這癡心一片？

呵！姑娘！姑娘呵！

你說他究竟可不可憐？

他而今趁他青春未枯萎以前；

不得已只得獻上他心香一瓣！

他求他摯慕的姑娘，

大發慈悲把牠收檢！

他更求他慈悲的神仙；

他更求他如花的美眷；

賜他一滴楊枝甘露；
給他一勺愛的甘泉！

十八，十，十五於國古長漢城。

無 題

乍相逢一見便相親；

悔煞當初不應邂逅君；

呵！而今不幸狹路相逢了，

我便永墮了孽海深深！

說她無情似有情；

說她有情又不能相近！

爲了這辨不分明的緣由，

不由我終日魂夢昏昏！

怎樣溝通彼此的一瓣靈犀；

怎樣將彼此的幽懷消逝；

欲相逢何處得相逢！？

盼佳期何日是佳期！？

無奈只有愁苦以終朝！

無奈只有輾轉以終宵！

爲了她在心中難拋，

呵！纔離了心上又上了眉梢！

又何消勸我勉強加餐飯；

又何消勸我略展愁顏；

這刻骨的相思已害得我一刻難延；
到不如即刻死去俾魂夢得以甯安！

呵姑娘！

你知否他爲你想念到這般！

呵姑娘！

你知否他爲你苦痛到這般！

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於國古長溪城。

再獻上我鮮紅的一顆心

——呈獻於我震旦姑娘病榻前：

無端忽掀起了滿天的風波；

致我摯慕的姑娘染下病魔！

自恨不能就跪在姑娘裙邊泣訴；

又怎奈身無雙翅不能飛到奈何！

我自捧讀了姑娘寄來的芳箋，

我立知姑娘在與我故弄虛玄；

把無限纏綿的深意深深藏起，

擺下了迷茫的疑陣叫我去鑽！

自問我還不是一般愚魯之人；
難道不能體會呀姑娘的芳心；
所以我將姑娘的芳箋珍重收起，
細細猜度呀我姑娘的三朵花名！

我對姑娘的心仍未減一分！
我對姑娘的心始終是一心！
我對姑娘如有三心和二意，
願神天鑒察呀我一片至誠！

痛悔當日怎不將一切顧忌拋去；
以免辜負了姑娘呀千百般美意；

望姑娘原諒我當日一片苦衷，
將此滿天的雲翳呀一齊消釋！

不然我辜負了姑娘呀萬萬千；
不然我害煞了姑娘呀到這般；
若姑娘不將我罪惡來赦免了，
呵我卽死到黃泉呀心也不甘！

呵我自聞姑娘病耗心如箭穿！
呵我自聞姑娘病耗淚下如泉！
呵我不知怎樣就染下病體懨懨！
而今含着滿腔眼淚把姑娘細勸：

望我摯慕的姑娘心懷放寬！

望我摯慕的姑娘病體早痊！

望我摯慕的姑娘勉強餐飯！

望我摯慕的姑娘玉體復原！

我滿腔的心懷已爲姑娘訴罄，

現在來猜度呀姑娘三朵花名；

是耶非耶我亦不敢自信；

還求我高明的姑娘指正！

三朵花兒像不是尋常的花；

所以我不敢尋常猜法猜牠；

猜得妥來願與姑娘同路走；
猜不妥來望姑娘不要笑話！

頭一朵花兒像是女貞？

女貞呀象徵姑娘本身；

爲何影射到姑娘自己，

姑娘自猜我不便說明！

第二朵花兒怕是天竹？

天竹呀象徵相思紅豆；

天竹未開花卽結實子，

其紅如火呀其大如豆！

第三朵花兒是否湘妃？

湘妃呀象徵相思眼淚；

眼淚影射人眼中淚花，

人將哭泣呀頭必先垂！

綜合姑娘三朵花謎以觀：

表示姑娘相思淚下漣漣！

我何榮幸呀蒙姑娘這般青睞！？

我怎當得起呀姑娘這樣情牽！？

姑娘對我既是濃情到這般！

我對姑娘難道不知恩心感！？

故將我心兒再獻上姑娘病榻前，
請姑娘細看是否與從前的一般！？

如果我心兒仍與從前那顆一樣一般；

如果我心兒仍與從前那顆一樣未變；

那嗎請我姑娘將一切雲翳消失，

與我攜手來呀同進人生的樂園！

十八，十，廿三於國古長溪城。

爲災民請命

——謹獻於正熱戀着的青年男女。

請你們暫時把腰肢不要抱得緊緊；

請你們暫時停止你們的熱烈狂吻；

暫用你們那尊貴的聽官來聽聽，

聽聽我說幾句大煞興趣的話文：

你們在茶餘酒後狂歡熱戀休憩的時辰，

知不知道全國的水災已達到了十幾省？

這十幾省不知有若干千萬的垂死的災民；

這若干千萬的災民都渴望着我們去濟賑！

他們的田地房屋飄蕩得一件無存；

他們的衣物自然更冲得乾乾淨淨；

他們顆粒都沒有入口飢餓得悲痛哀鳴；

他們晚間露宿在曠野荒村被風露濕浸！

有些浮在水中任東西南北各處飄零；

與那滔滔的洪水爭他們最後的生命！

有些無力與死神抵抗便把呼吸頓停；

留下無數的屍身在水中任腐臭蟲侵！

有些逃出水中攀登樹上或爬上屋頂；

私自慶幸這將死身軀尚可暫時生存！

只可恨一粒的米漿也沒有來沾嘴唇；
可憐最後的掙扎仍然被那死神戰勝！

這些這些說來真是又悲慘又傷心；
只恨我這一枝禿筆不能描寫盡盡！
現在我對你們並不敢怎樣要求過分；
我只希望你們高貴的心中稍存惻忍！

當你們擁抱着你那嬌媚的愛人；
注視着她那秋水般的一對眼睛；
請你們那時稍稍分出一點心思來思尋；
試想想她與那滔滔的洪水有甚麼區分？

當你們擁抱着你那嬌媚的愛人；

狂吻着她那鮮血般的一個香唇；

請你們那時稍稍分出一點心思來思尋；

試想想她是否無數的災民血淚的飛迸？

當你們擁抱着你那嬌媚的愛人；

靜聽着她那清脆的婉轉的歌聲；

請你們那時稍稍分出一點心思來思尋；

試想想牠是否無數的災民求救的哀音？

當你們擁抱着你那嬌媚的愛人；

與她共度着歡樂的寶貴的時分；

請你們那時稍稍分出一點心思來思尋；
試想想這時是否災民生命最後的扎撻？

這些這些的比喻我實不願多多拿來比論；
但求你們自動的稍稍生出一線憐憫之心！
更求你們在歡樂之餘稍分點心兒來思尋，
想想這無數的無衣無食垂死的可憐災民！

望你們少吃幾次大菜少看幾回電影！
望你們少吸幾枝香烟少買幾瓶香精！
將這節省下來的些微數目捐助濟賑！
使那些垂死的災民好多延幾天生命！

廿年九月二日於南京。

揮盡血淚告國人

萬寶山同胞們的碧血尚未全乾；
驚心動魄的惡耗又復頻頻頻傳；
可恨萬惡的倭奴又將慘案搬演，
我東三省各地忽被其無理強佔！

槍殺我們的兵士人民不知有若干；
逮捕我們的當局殺死我們的軍官；
我們一切重要的建築物被其燬完；
更派兵強佔了我們所有的各機關。

這些消息令人聞之心驚胆戰；

這些消息令人聞之怒髮冲冠！

呵我們亡國滅種的慘禍即在目前！

呵我們除了即刻團結外尙有何言！！？

望黨國諸公立刻捐除成見！

立飭前線的軍隊停止向前！

彼此親愛精誠和衷共濟結爲一團；

共同努力去對付這已臨頭的國難！

望全國所有的軍事長官，

立即捐除成見打成一片！

令你們的兵士們枕戈待旦！

不殺盡所有倭奴誓不回還！

更望全國的男女老壯與青年，

卽日醒來不要再作沈沈夢幻！

有財的當爲國出財有力的當爲國準備去作戰；

能演講的演講能作文的作文一致爲國作宣傳！

更望我們全國司輿論的言論機關，

應將此案努力對內對外的總宣傳；

對內應喚起人民促政府對日宣戰；

對外應喚起全世界作公正的裁判。

果能如此政府與人民方能結爲一團；
果能如此上下方能一致去對付國難！
不然眼見我亡國的慘禍即在目前！
不然我五千年古國將作第二朝鮮！

呵我們誓與萬惡的倭奴決意死戰！
呵如果倭奴來一個我們抵他一千！
呵苟如此尙不能將此惡魔殺完，
呵到此時卽國破家亡問心亦安！

望我全國的上下老幼同胞請聽我言，
請聽我這傷心之語請看我血淚班班！

果因此喚起了全國上下臨此國難，
也不枉我流盡了血淚叫乾了喉管！

廿，九，十九國亡國哀音後揮淚寫。

今年的中秋

團圓的明月懸掛天邊，

銀白月光向大地瀉來；

他憂鬱的在月下徘徊，

他不禁想起去年今天：

月兒仍然是去年那個；

月色仍同去年般光明；

只是今年月下賞月人，

心中已不及去年歡樂！

去年他心中如何歡暢；

在月下他曾舉酒高歌；

今年他心中有如刀割；

倭奴旗幟在國內飄蕩！

驚人噩耗由夜神頻傳，

倭奴無端的半夜稱兵；

強佔我們東三省各城；

更屠殺我們同胞無算！

我亡國軍人均不抵抗；

都大開城門引狼入室！

他們都忘了自己天職！

不如死猶掙扎的豬羊！

他含淚望着月兒詢問：

『你的清光曾照遍塵寰，

倭奴屠殺你會否看見？

你可不可爲我們作證？』

月兒憤怒氣青了滿臉；

『我從未見過這樣民族，

束手奴顏受他人侮辱！

你們不滅亡尙有何言？！

「我臨照你們這塊土地，

別將我清白光輝辱污！

我不願見你這班瘟豬！」

她說完慢慢將光收去。

他忽然聽見一聲爆裂，

他恍似剛從夢中驚醒；

原來他還癡立在中庭！

他止不住全身都戰列！

傳來了隔隣歡樂笑聲；

傳來了震天爆竹聲響；

傳來了管絃聲夾歌唱；
他不自禁的淚下沾襟！

廿，九，廿六寫於廢歷中秋節月蝕後。

月餅歌

有人把月餅比爲中國，

吃月餅的人比成扶桑；

日本強暴的佔我東北，

好比吃月餅將吃精光！

我們如不急爲國流血，

那嗎國土將屬諸東洋！

這個比喻真十分親切，

我聞之不禁五內悲傷！

月餅形圓像天上明月，
我們無妨比圓的太陽；
日本國旗是圓圓紅色，
爲甚在我國土內飄揚？

當我們在此中秋時節，
吃月餅應當吃的太陽；
我們應當先把牠咬缺，
最後先把牠吞進肚腸！

我們如不先把牠吃得；
牠就會先把我們吃光！

這是我全民族的命脈，
同胞們立刻起來自強！

廿，九，廿六廢歷中秋節作。

千里的鴻毛

——賀輯輝五弟同光華女士結婚之喜

去年八月裏你們寄來紅字喜帖一幀，

上面說你們的脚上已雙雙繫上紅線！

從今後我們預料你們愛情逐日加增，

不久的將來我們定吃你們結婚喜筵！

過兩天你們又寄來一張訂婚時寫真，

一看你們笑容就知道你們心頭喜歡！

但我們的猜度確否我們還不敢斷定，

我們雖找你們的事實證明才不虛玄！

今年二月裏幼莊兄學成從北平來京，

大家在首都相會述及了你們的愛戀：

他說你們彼此的心中都是十分高興；

他說你們這段姻緣大家都公認美滿！

他說你們天天見面間斷一天都不行；

他說看見你們眷戀的情形令人豔羨！

我們聽了他話後大家都替你們歡欣；

並證實了我們以前的猜度並非虛言！

前天郵差又送來你們紅紅的一封信，

一看，才知是你們熱情高漲實行團圓；

但恨我們遠隔天涯不能吃你們一頓，

只遠遠地寄來這菲薄禮物賀詩一篇！

望你們不要嫌她菲薄含笑把牠收存！

望你們看後爲我們熱烈地擁抱一番！

恕我們不會說那些恭賀人的虛套文！

只祝你們的愛情堅如石般熱如火團！

廿一年六月廿二日寄於南京。

蓮

變

遽變

——聞友人李君述同鄉妻死之慘狀後作

四點鐘以前她還是個好好的活人；

四點鐘以後她就變成了一個鬼魂！

呵這不可捉摸的謎一般的人生！

呵這不可預料的夢一般的生命！

爲了無錢雖生重病亦不能去請醫生；

爲了無錢坐視她病沉重至把呼吸停！

呵這光亮亮地金錢是多麼的萬能！

呵這光亮亮地金錢是多麼的可恨！

二十一，八，二十八，夜追寫於燈光之下。

工 作

在生活的鞭策下我已出賣了我的自由，

在光亮金錢下我身軀已屬於他人；

訓令指令呈咨這是我必備的課程；

剪刀漿糊筆桿圖章這是我必見的朋友。

每天上午八時到了我趕快的走進衙門，

在桌前坐下埋着頭兒迅速地工作；

至到鈴聲響了才疲乏地回到寓所；

這樣地一天天機械般工作着不得留停。

當我看見窗外的枯枝抽出嫩綠的細芽，

耳裏聽見樹枝上小鳥們宛轉歌聲；

溫暖陽光晒得我嬾嬾地不想動行；

呵我才知道這是青年愛侶們的春天來呀！

當我辦公室內的電扇吹出了涼風習習，

馬路上太陽烈火般晒人汗如雨傾；

黃昏後街兩旁脛着排排活的屍身；

呵我才知道全宇宙現在被炎熱夏神佔去！

當我在沙沙聲響中看見樹葉滿天飛舞，

涼風迎面吹來使我全身起了寒慄；

疲乏的心中忽愁慮如何度此冬季；

呵我才知全宇宙已充滿了秋神的嚴肅！

當我羸弱身軀已着上臃腫的禦寒衣衫，

陰沉天空中時時飛着銀白的雪花；

嚴寒的馬路上已少見對對的他她；

呵不消說全宇宙現在已屬嚴寒的冬天！

一年四季就在我不知不覺中輕輕來到，

一年四季又在我不知不覺中逝去；

一年四季我就這樣埋頭工作不息；

我就在這工作不息中將寶貴時光送掉！

二十一，九，十於南京。

悵望着無月的天空

真容易一轉眼又到了中秋，
我數十年的生命旅途又短一程；
他人在此中秋佳節是多麼歡欣，
我每逢佳節便生無限煩憂。

去年的中秋情景猶迴腦海，
不料今年的中秋轉眼又到目前；
兩年中秋佳節都令人沉痛紀念，
兩年中秋佳節都令人悲哀。

去年中秋節適逢重大國難，
全國同胞均在悲痛中度此佳節；
今年的中秋來時國恥依然未雪，
而恥辱的程度反較前加添。

去年中秋節月兒未得團圓，
今年中秋節月兒又被惡魔吞了；
兩年中秋節月兒遭難這般湊巧，
正暗示我中華兩年的國難。

兩年中秋均在悲痛中過度，
明年中秋節國難又不知到那般；

抬頭來我望着無月的天空長嘆，

低下頭我禁不住心酸痛哭！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夜即陰歷中秋節作。

看了悲劇歸來

太陽回家去了，時間正近黃昏，
我剛坐在桌前預備把晚餐進，
忽見濃濃地黑烟直往天上升；

四圍的隣居各各忽又高聲喊：

『誰家的房子燒了！你們快來看！』

烟子這般濃火就燒在這眼前……

我立刻將碗筷放下走出大門，
已見着馬路上奔跑着許多人，
我也挾在他們中間跑過不停。

我們跑完一條街又轉兩個灣，

隨他們到了一個寬大的菜園，
這菜園已佔滿了人不知若干。
這個悲痛的劇場就演在此地，
一列茅房正被烈火燃燒不息，
熊熊火光照得四圍光亮亮地。
我趁這火光將眼向四圍一揚，
原來此地係長方形的種菜場，
茅房居正中屋後卽一塊池塘。
長長的一列茅房不知好幾間，
現在正在燃燒我們無法計算，
挨近磚牆那幾間現在正在燃。
磚牆那面就是一列高大洋房，

洋房上面開着一排排玻璃窗，
玻璃映着火光放出刺眼的亮。

來看火的人佔滿了這菜園中，
談談笑笑遠聽只一片鬧哄哄，
大家袖手旁觀無人把手腳動。

回頭看見兩個中年的窮婦女，
埋着頭將破舊的衣物在清理，
又將一捆捆的衣物向空地移。

耳裏又聽得一個漢子在高喊：

『請你們別踏菜請你們站上坎！』
任他怎麼叫但人們站着不管。

忽見塘邊站立的人手拿木瓢，

將塘內的水向熊熊的火上澆，

這才叫『杯水車薪』一點不生效！

當我進來時火還燒在那西邊，

現在火頭已由西邊移向中間，

熊熊的火焰呼呼地直冲上天。

長長一列茅房現已燒到正中，

耀眼的火光紅透了半個天空，

呼呼與噼啪的聲音震耳欲聾。

忽聽剛才那兩個婦人高聲哭：

『那兩個小□前天才搬這裏住，

今天晚飯時火就被她弄上屋；

這樣一來就害了我們窮苦人！

從今後叫我們往那裏去安身！

真傷心現在燒得過乾乾淨淨……

她們隨說隨哭最後大聲嚎啕，

但聽的人只報以嘆息和嘲笑，

哭聲笑聲中還夾着火聲呼嘯。

這時才看見一個警察走到場，

手拿木棒向看的人隨趕隨揚，

口含警笛唧唧地吹得震耳狂。

接連又來七八個警察將人趕，

將東邊看的人一個個趕上坎，

趕他們一個個去挨着牆兒看。

七八個警察的警笛一齊吹，

牠們唧唧地聲音在空中飛躍，
噹噹的救火車此時才聽見了。

人們聽見噹噹聲音一齊聲喧，
救星到了他們心中立刻喜歡，
這時火頭已由正中燃到東邊。

救火車的鈴音只在遠遠的響，
看的人都延長頸兒向各處望，
望望不見來人們不免心着慌。

火焰不因救火車將到稍斂鋒，
那火勢反較以前燃得格外兇，
全部茅房現均在烈火狂燒中。
紅的火光照透了半個黃昏天，

救火車此時還行得那麼珊珊，
一線希望亦隨黑烟消逝空間。
現在茅房已被燒得可見壁牆，
救火車才由數人慢慢拖到場，
到場後才將機器龍頭放入塘。
再將水龍引至西邊的磚牆頭，
碗大一股水才向烈火猛射流，
火經水澆後才不蔓延到洋樓，
西邊火焰經水淋澆逐漸停燃，
停燃後又將水龍移射那中間，
中間熄後又將水龍移向東邊。
不一時全部火焰都一一消滅，

剛才光亮的天空現變成昏黑，
昏黑中只聽得人聲嘈雜不歇。

火到消滅但茅房現成了灰燼，
一列茅房而今只剩黑的牆壁，
看熱鬧的人現在也逐漸散去。

我帶着悲痛的心隨人們行走，
耳中尙迴旋人聲哭聲火呼嘯。

昏黑的眼前尙飛馳團團火球。

我隨衆人慢慢地走到小街上，
又見數人拖着救火車才進巷，
他們知火已熄滅就停立道旁。

我現在無精打采地向家回轉，

剛才一幕悲劇總迴旋在心間，
爲了種種疑問令我徬徨不安。
爲甚首都救火器竟這樣不精？
爲甚救火車到場却先救富人？
爲甚慘遭不幸後還要受罪刑？
我悵惘地不知怎樣到了家中，
那晚我做了通夜的火災惡夢，
次日一方失火新聞刊在報縫。

二十年十月某日看石蓮簾巷側草房火災後寫於南京。

東隣的歌聲

我每天上午抽空到了圖書館，
將每天的報紙各種一一細看；
在我閱看的時候，
東隣學校裏的歌聲，
宛轉幽揚地傳到耳管。

這歌聲會使我疲乏精神一變；
這歌聲會使我靜聽至於掩卷；
若看到惡劣新聞，
她會將我憤怒心情熄掩，

她於我精神上真能息息相關。

我每天照例地來圖書館一轉；

我每天照例地可將歌聲聽見；

不料今天來時，

可愛的歌聲沒有聽見，

立使我煩悶的心中不安。

我無端地將桌前報紙放下不看；

我無端地將手中書本收掩；

心不安甯地，

慢慢地徘徊在廊檐，

癡癡地凝望着東邊。

二十一，十一，二十九於南京。

疑問

當我清晨睡在床上剛睜開眼睛，
就看見窗上飛過無數的黑鴉一羣；
牠們從北方一直向着南方飛去，
這時候我知道時間到了應當起身。

我於是起床將衣服慢慢地穿好，
梳洗畢了走到辦公室剛到許多人；
每天依着牠們指示的時間行動，
對我工作時間從未差過半點時辰。

當我午後下了辦公室回到家中，
在路上又看見天空飛着牠們一羣；
這次牠們是從南方向北方飛轉，
牠們飛過不久天空就漸漸地黃昏。

每天在床上照例可把牠們看見，
每天下午在路上照例又看見牠們；
牠們每天早晚究竟飛往何處住宿？
這個疑問至今還迴旋在我的中心。

二十二，一，三十日於南京。

溶合了的兩顆心

不見得好

二二六年 白金



結婚十週年紀念

承道
體乾

二十年孟春月攝於南京

回溯我倆結褵不覺已到了一年，
這一年來的經歷我們應留紀念！
我們的記念便成了這長詩一篇；
謹獻這長詩於天下有情人面前！

「我們試從現在上溯到往古；
我們再由往古下降到而今；
在這茫茫的宇宙之內，
只僅僅一個呀我與君！」

「以宇宙內僅有的我與你，
更幸得彼此相逢又相親；
這姻緣究竟何人來主宰？
我們該怎樣感謝主宰人！」

我們相逢更得相親又相愛，
相親相愛裏濃摯愛戀產生；

產生了無限濃情與蜜戀；
產生了若干苦痛與離情！

一塊兒同坐在一張小凳，
彼此偎依裏更笑語頻頻；
輕徐地翻閱以前的舊信；
低微地各訴以前的戀情！

一會兒忽哈哈的高笑；
一會兒又續斷的低吟；
她更不時的輕顰和淺笑，
低訴某信某信如何矯情！

『請你休將門簾兒來翻掀；
別使寒風吹冷了你的身！
如果寒風將你吹冷了呀，
那嗎何異吹冷了我的心！』

熊熊的爐火吐出火焰星星，
我們圍坐在爐旁談古論今；
細評到各家的詞與曲，
誰家妍麗呀誰家新清！

『我爲你將古人舊詞講解，
你爲我將今人新詩朗吟；

不管是你是我弄錯了，
一樣地處罰酒兒三罇！』

『這明明是明人的吟詠；
你爲何說他屬於滿清？
顯然地這是你弄錯了，
三杯酒請你快向嘴傾！』

涎着臉兒輕語溫存，
口裏低喚『我的愛人！
請你看在我情誼上，
饒了我這次罷行不行？』

輕啓朱唇手獻上酒漿，

『若將你恕了賞罰不張！』

莫奈何我只得將頭低下，
默默的連喝下三杯酒漿。

雙雙緩步來到了粧台旁，

並肩坐下更笑指着鏡箱；

『這裏坐着並肩人兒一對，

那裏是否並肩人兒一雙？』

『幾回被你糾纏不放，

且爲你破題兒歌唱！』

歌聲兒這般嬌脆婉轉，
恰似黃鶯歌唱柳枝上！

『背着燈兒你偷覷我的面龐，
使人羞答答地呀欲避不遑；
以後你如果再是這樣呀，
我將永不理你先對你講！』

巷外的更鑼打了兩下，
桌上的時鐘敲了九響；
『夜深了我們睡罷！』
手挽手同入羅帳。

紅日東昇高照在天上，

我已醒來她還在夢鄉；

輕輕抱着身兒低聲喚道：

『快快醒呀日光已上紗窗！』

『最難避每回天兒已明亮，

窺人不轉你那灼灼眼光！

無法迴避只得將眼閉下，

讓你一人儘量鑑賞鑑賞！』

磁盆內盛滿了洗面蘭湯，

香皂在旁噴出陣陣幽香；

手捧着雪白的面巾叫道：

『請你替我洗罷我的面龐！』

蓬蓬長髮下垂至頸頂旁，

她手握牙梳叫道『我的郎！

請你爲我一一地梳理，

並爲我梳個時興花樣！』

細長的炭條夾在三指中央，

手握炭條在臉上仔細端詳：

長短濃淡在眉端一一描就，

不讓她專美於前京兆張敞！

晨粧畢了衣裳披上香肩，
慢步兒來到了大鏡旁邊；
回頭來嫣然一笑的問題：
『你看這件衣服鮮不鮮妍？』

昨夜西風在簷前樹上號呼吶喊，
雪的仙子便冉冉地下降到人間！
今晨起來在樓頭凭欄觀望，
銀白雪花鋪滿了遍野遍山！

桌上鋪下粉紅的花箋，
手中握着小小的筆管；

窗前坐着搖着頭兒吟咏，
吟聲裏製就了雪的詩篇。

濃濃墨跡尙未全乾，

她來案前低頭一觀：

『我將這句替你改了，
這幾個字似不新鮮！』

無聊與煩悶充滿了她心間，
爲她解悶同步來到小塘邊；
找塊縈潔小石雙雙坐下，
在浮萍深處垂下了釣竿，

「呀我們的情緻是這樣清閒！」

我們是幾生脩到此良緣？」

軟語溫言曲盡十分纏綿，

雙雙笑臉映印綠波之間。

坐在塘邊已經到了大半天，

可惡的魚兒總不來上釣竿；

靜悄悄彼此暫時默然相對，

靜看逐水雙鳧是何等瀟閒！

紅豔的桃花開遍了水涯山顛，

我們訪桃同步來到花樹下面，

人說桃花的鮮豔遠勝於人面，
怎麼她與桃花較花失却美妍？

溫和的春風吻人顏面，

柳絮與桃花飛舞空間；

洒遍了平原更和流水比賽，
更飛上了我們滿頭和滿肩。

枝頭的小鳥歌聲婉轉，

她無憂無慮快樂神仙！

剛唱完了她的歡樂之曲，

又爲我們奏一曲戀愛篇。

圓圓的月兒高照在天邊，
茫茫大地盡是月光一片；
我們賞月同在園中小步，
雙雙影子映入萬花叢間。

吹來了微微的涼風，草人心坎，
月下花前更顯出她如花美顏；
抬頭來我把天上的月兒望望，
低頭來我嘴唇帖近了她香臉。

攜着手走進小小的亭檻，
雙雙斜倚在朱紅的雕欄；

笑問月兒『你缺了又圓圓了又缺，
何及我們永不離別長久都團圓？』

我們感覺月兒是十分的羞慚，
悄然不語正是她羞慚的表現；
她爲避免我們的嘲笑起見，
你看她慢慢的躲進了雲端！

時間真快轉眼就過了十幾天，
圓圓明月而今只剩彎彎一環；
她指着這一彎新月笑向我道：
『我們將這梳兒摘來押在鬢邊！』

紅日當空時間已屬夏日炎炎，
耳鼓裏傳來續斷不已的鳴蟬；
我們聽了這嘶嘶的鳴聲以後，
已感覺炎炎的夏日其長如年！

我們處這遠隔城市的僻靜鄉間；
我們在這其長如年的炎炎夏天；
我們消此長夏的唯一好方法，
在濃濃樹蔭下擺下棋局一盤。

幾盤丁丁的棋局剛才下完，
她的精神已現得十分疲倦；

和衣倒在我懷裏慢慢睡去，
你聽呼呼地睡得好不安然！

左手兒把她的香軀摟在懷間；
右手兒拿着扇不住地輕輕扇；
穩穩地抱着一點不要動顫；
別驚醒她這樣甜甜的睡眠！

團團的烏雲升自天邊，
一霎時黑雲緊壓滿天；
金光的電閃忽然閃耀，
霹靂一聲響澈了塵寰！

霹靂的雷聲把她的好夢驚破；
她醒來，將髮兒掠掠，眼兒揉揉；

『我和你在夢中正將衷腸話細細訴說，
霹靂一聲把我驚醒，這雷聲實在可惡！』

花園中開滿了茉莉朵朵，

微風吹來，味兒多麼香喇！

我們把細細的銅絲爭相的穿上，

你看案頭帳裏掛着排排的花籬！

紅白的花兒開遍了園中滿地滿坡，
飛來若干美麗的蝶兒在花間巡趁；

我們拿着團團小扇去追捕，
呵一個個都飛向牆外避躲！

晚餐用完同步來到園中小坐，
數一數天上繁星究竟有幾多；
她輪着指頭一一的數去，

「呀太多了我數不清奈何！？」

「天上既有這樣多閃耀的星顆，
把她摘來做成裝飾你說如何？
假使我們能把她摘下來帶上，
她金亮亮的在頭上多麼美啲！」

『那光亮一垠的是叫甚麼？』

『那光亮一垠的就是天河！』

牛郎織女被牠離隔分住兩岸，
每年七夕才得叫聲妹妹哥哥！』

『一年才准相會一次不是太苦了麼？』

那麼這條河就是他倆愛情的障魔！

這種愛情魔障應咀咒牠乾涸，

乾涸得像我們地球上的沙漠！』

『快樂的天宮尚有這種愛情的障魔，
像天河般障礙物人間不知有幾多？』

我們用虔誠的心兒來禱祝，
禱祝牠們通過變成了愛河！』

雙雙下跪塵埃虔誠的拜上月裏嫦娥；
謹將我們心靈深處的話兒細對你說：

『請聽我們今晚虔誠的深深誓語，
願生生世世永爲夫婦不遭折磨！』

『戀愛之濃誰能超過你和我！
但我們的心中尙以爲未可！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恩愛之濃也要如像你和我！』

古人名言確有至理含存，

『月滿須防缺樂極則悲生！』

無端的不幸事從天外飛到，

無端的我倆墮入愁苦深深！

束束的花枝插滿案上的花瓶，

花香氤氳裏又夾着藥的氤氳；

沉靜的空氣中不時夾着一兩聲呻喚，

呵這就是愛人身臥床上被病魔來尋！

坐在床沿把她的病狀詢問頻頻，

摸摸臉上摸摸額上復查查體溫；

「呀你的體溫怎麼竟高到這般地步？
高到這般地步怎不叫我心內着驚！」

不辭路遠爲她請來這高明醫生；
不辭深夜爲她將這個藥方來尋；
但求她的病體兒能天天的輕減，
卽衣不解帶的服侍她都甘心！

「這杯藥兒的溫度已可入唇；
我扶你起來喝罷我的愛人！
喝過後請你依着枕兒靠靠，
眼兒閉一刻靜靜的養會神！」

爲她高誦古人詞曲詩篇；
爲她低談今人故事趣言；
使她心中悠然舒適寬闊，
不愁病體把她長久糾纏。

更爲她下跪在神靈兒的像前；
更爲她虔誠的暗暗祈禱一片：

『望你大發慈悲保佑她早日安好，
即令我身體來代替她都心願！』

禱告的虔誠果然邀神靈鑒原，
她的病體果然天天逐漸健痊！

再把滋補的藥兒按方服去，
呵眼見她身體逐漸復了原！

呵她的病體兒現在已好得安安全全；
呵她的容顏現在已恢復從前的姣豔！
我們彼此心中有說不出的歡樂，
我們歡樂的情形從此又復如前！

不料無端的不幸事又復飛來空間，
無端的使者自門外送來幾行花牋；
我們急急折開細看究係何人所寄，
呵原來是她父母接她歸甯的信函！

愁苦的情緒立表現在各人的面頤；
笑容收歇而今只剩愁鎖着的雙眉！
悲哀的情緒立將各人的喉頭封鎖，
默默的只聽着鐘擺聲在空中動移！

靜默移時她終於啓口向我話語：

「我們自結離以來從未片刻分離！
而今我們雖是第一次的別了，
但不久的將來我們又得相聚！」

「望我的愛人呀不要這樣淚下如雨！
你如果這樣呀叫我心中如何過意！？」

淚眼模糊中雙雙的身兒忽然緊緊的擁抱，
雙雙熱烈狂吻後在吻聲淚影裏就此別離！

她竟悄然的從此別我而去矣；

呵我的靈魂兒似乎也被帶去！

而今我只剩下這個空無靈魂的身軀，
在痛哭悲哀裏將漫漫的長日來度移！

這明明是她亭亭倩影在我眼前迷離；

這明明是她滴滴嬌聲在我耳裏遊移；

她嬌聲倩影既在我耳裏眼前仍然閃動，

呵她明明的仍在我面前何嘗別我而去？！

呵誰知眼前閃動的乃是她亭亭幻影；
呵誰知耳內迴旋的乃是她滴滴虛音；
我因心中高興於定神仔細的端詳以後，
呵才知是我沉思裏引出的幻影與虛聲！

呵現在才知道她確已別我而行；
而今只剩我這孤另另的可憐人！
不堪回憶我們以前歡樂的情景，
不堪回憶我們以前眷戀的熱情！

多麼的長緩呵清晨以至黃昏；
多麼的孤寂呵一人伴着孤燈！

閃爍的燈兒似乎在笑我今晚你太孤寂：
『我每晚臨照的雙雙笑影而今何處追尋？』

莫奈何我只有擁着這冷冰冰的枕衾；
莫奈何我只有伴着這淒慘慘的孤燈；
無限的往事在我心中電影般搬演，
無限的歡情在我心中讀書般習溫！

空床上而今只睡着我這孤單的一個軀身；
孤衾內而今只裹着我這孤單的一個獨人；
她嬌麗的影子在我心中不住的縈繞，
悲哀的情緒激得我不住的淚下潛潛！

淒涼的情緒在我心中不住的宛轉；
辛酸的眼淚在我眼內秋雨般延綿；
百無聊賴中忽見階下一垠月影，
細看她慢慢的爬上了我的窗前！

抬頭來我看見圓圓的明月掛在中天，
我忽然感着似有利刃在我心中刺穿！
我問月兒『在你未圓時我笑你不像我倆團聚，
今晚她去後我孤另另一人你笑不笑我可憐，』

在歡聚的時候不曾注意到別後的苦痛艱難；
在淒然別後才知道相聚時的寶貴與堪紀念；

但歡樂的良宵又苦其輕急的一瞥就過去了，
在離別的今宵又苦其遲緩的一刻也難捱延！

團圓的月兒今宵似乎故與我爲難，

將我無限的往事不知引出了若干！

已見她水一般的清光由空階移上窗上，

現在又見她清光再由窗上移到了床前！

萬般無奈只有推開這冰冷的枕衾；

起身來去尋她贈給我的一幀倩影；

找着她亭亭倩影後埋頭燈下細細的觀看，

細細觀望呵也可暫時安慰我相思的苦情！

如豆的燈兒已吐出牠細弱的微光，

我頭兒已覺昏沉，眼簾已覺難再張；

莫奈何，我才將她的像片暫時放在枕下，

上床擁着被兒，不知於何時才入了夢鄉！

紅紅的朝曦兒已射上了花窗，

我還朦朧的擁着被兒在夢鄉；

這便是昨晚爲思念她將睡眠耽擱，

以致現刻日高三丈還未見我起床！

在這苦痛時日中，好容易捱過一週時光，

在我的本意欲將這苦痛情形告知對方；

無如在這窮鄉僻壤裏何來綠衣人爲我們傳遞？
卽有人傳遞但在她頑固家裏豈不笑我太癡狂！

莫奈何我只有將這滿腔的相思緊壓在心上；
莫奈何我只有苦苦期待她歸來呀我的女郎！
她臨行時對我約定四星期後卽可回轉，
呀今天已到四星期正是她回家的時光！

心頭歡喜笑容立上了我的面龐；
不時癡立於遼遠無盡的大路旁！
不料始終不見她的影兒回轉，
從清晨起一直望到日落斜陽！

低言歡笑你的一家人到已團聚；
把我拋却請問你心中過不過意？
你約下歸期你竟失信不回轉，
那嗎你當初誓言原來騙我的！

「我們團聚了就不願意離去，
雖暫時離去但不久必相聚！」

這是不是你臨行時對我表示的熱誠，
這是不是你臨行時你親口對我說的？

你應當知道呀我當初對你如何愛惜！
你應當知道呀我現刻對你如何想憶！

你現在只顧你一家人歡樂把我遺忘，
你他日歸來我必與你澈底講這道理！

實想將這滿腔熱情設法兒與她寄去，
終恐被她家人探悉會笑我不慣別離；
這說不出的相思我既沒此勇氣遺忘，
莫有法兒只有將她死死的厭在心裏！

從清晨起來一直望到太陽回去，
這樣一天天過去仍不見她蹤迹；
每到黃昏時候不見她的影兒回來，
失望與煩悶的情懷刺傷我方寸地！

從她失約的時間以來不覺一月將了，我思念她的心情熱度逐漸較前減少；火熱般情思既因時日漸久逐漸降低，於是我思念她的情苗也就漸漸枯槁。

我思念她的心情既較前逐漸減少，我現在的心情也就比前安穩多了；每天我按步去做我預定的課程，起床與睡眠的時間都較前提早。

她歸期既屬茫然連音信都已杳杳，我心兒也覺高興不爲這相思苦惱；

誰知在我不思念她的時候，
她反轉嬈嬈婷婷的回來了！

『狠心的人兒你也想歸來了？

今天是甚麼仙風把你吹到？

你儘可多玩幾天不必卽於歸來，
你就在你的娘家長久居住的好！』

『我的愛人呀你何必着惱？

我們別後大家一樣苦了！

只爲阿母苦留多玩幾天，
真對不住你呀望你恕饒！』

「你不能歸來的苦衷我能替你原諒；
你連一紙音信也不寄來這怎麼講？
這明明是我只顧你一家人團聚，
你何嘗將我這可憐人放在心上！」

「自從別後我何嘗一刻把你遺忘！
我何嘗不想與你通信呀我的郎！
我頑固家庭反對通信你所知道，
且無機會呀弟妹常在我的身旁！」

「你想想你臨行時對我講得多麼漂亮？
誰知你一到了你的娘家就變了模樣！

你現在儘管花言巧語來粉飾，
但事實擺在面前你怎能勉強？」

她默無一言紅雲飛上她的面龐；
低下頭來淚珠好似斷線般下降！
走上前來把我的腰兒緊緊的摟抱，
咽鳴哭泣眼淚濕透了我胸前衣裳！

她在我胸前咽鳴的細細的訴講：

『多玩幾天你竟誤會真出我預想！

我沒有方法在你盛怒之下爲你來解釋一切，

只獻上心兒請你檢查她是否與從前的一樣？」

我的怒氣已爲她的哭聲所消散；
我的心兒已爲她的哭聲所碎輾！
你聽她的哭聲是這般宛轉悲哀，
何況我們又是久別重逢初相見。

『既往的我們不要再去追究不要再去管，
只有慎重我們的未來以前事來作殷鑑；
吾愛請你不要再這般啼哭了！
我的心兒早已爲你哭得昏亂！』

雙雙的手兒緊抱在腰間；
雙雙的唇兒帖近了嘴臉；

雙雙在熱烈狂吻緊摟抱以後，
滿天的雲翳在吻聲裏從此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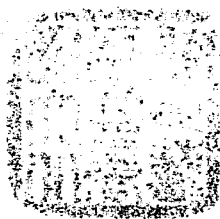
淚痕拭去笑容立上了她的粉面，
雙雙在笑聲中互訴別來的想念；
雙雙的情愛在笑聲中從此復活，
從此我們歡樂的情形又復如前！

這便是我們結縭一年的聚散與愛戀；
這便是我們結縭一年的經歷與紀念；
這一年來我們所經歷就是這些離合悲歡，
這些離合悲歡便是我們情海初泛的物產！

民國十二年初稿於四川自流井。

民國十六年修正於南京旅次。

民國廿一年七月改定於南京寓所。





015

癸亥年三月九日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改訂出版

心海一名承道詩集

定價國幣五角
實售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雷承道

出版者 大光書局

發行人 陳荇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大光書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